

涓埃集

沙汀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66/7

涓埃集

沙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

封面设计
插图：戴卫

涓埃集

沙汀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60 千

1980年7月第一版

1980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000册

书号：10118·249

定价：0.67 元

小 引

四十年代初，我在重庆工作期间，陆续写了十二篇散文报道，分别发表在《全民抗战》、《中苏文化》和《文学月报》等三、四种刊物上，后来辑为一册，叫作《敌后琐记》。

这《敌后琐记》，经艾芜同志介绍给桂林的文化供应出版社。但文化供应出版社在打就纸型后，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就将纸型转让给另外一家未知其名的书店。这家书店，看来是甘愿冒一点风险的。可是不久日军逼近桂林，书店迁往金城江时，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纸型被毁！此后便没有下文了。我也无暇过问。

到了五十年代，经过不少同志帮忙，这十二篇文章总算搜集齐了。而且作了些必要的加工，把写作时有意含糊其辞的地方明确起来，把刊物送审时，被反动派图书审查机关删削掉的补上，准备有机会让它出版。但因并非当务之急，一再拖延，一九六七年第二次抄家时，连同其它大部分资料，就一起失散了！经过林彦同志辗转托人搜求、抄录，费时数

月，总算找到八篇。

我原想再搁一搁，等热心肠的林彦和其他同志，帮我全部找到后再作出版打算。看来希望甚微，出版单位又一再催促，只好暂且收场。在增补加工时，我曾自问：这些将近四十年前写的东西，在目前拿来出版，是否还有点意思？我的答复是肯定的。因为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点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培养起来的优良传统，而目前又正需要大力恢复、发展遭到“四人帮”严重破坏的这些传统，以利于新的长征。《贺龙将军印象记》，是去敌后前夕，为准备在延安出版一种期刊写的，因此把它放在八篇残稿一起，编在散文部分。

此外，我还选辑了三十年代初的小说五篇，四十年代初的小说一篇。这几篇东西我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过加工，但对主要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则一概照旧。既然还要发表，我觉得就该作必要润色，这是一个对读者负责的问题。

只有《闯关》我没有动笔。因为要改，我就准备大改。这得需要较多时间、精力，目前时间精力又极有限，暂时也就只好由它去了。而且，听听翻阅过这篇文章的专家、读者的意见后，再作修改，显然更为恰当。

作 者

1979年5月30日夜

目 次

散 文

贺龙将军印象记.....	3
老乡们.....	13
民主政治.....	23
游击县长.....	35
知识分子.....	47
同志间.....	58
小 鬼.....	69
事实胜于雄辩.....	78
过 去.....	89

短 篇 小 说

莹 儿.....	99
----------	----

撤退.....	110
我“做广告的”表兄的信.....	117
平平常常的故事.....	126
人物小记.....	135
艺术干事.....	140

中 篇 小 说

闯关.....	159
---------	-----



散 文

贺龙将军印象记

中共六中全会闭幕不久，鲁迅艺术学院有过一次名人演讲。时候是下午两点钟，起初在一座简陋的棚架底下举行，四面通风，很可减少秋末西北高原地带午后所必有的闷热；但演讲未及一半，所有听众，却被一场愈来愈大的暴雨赶进那间落成不久，四壁生满青草的教室里去了。

这个意外对于我相当有利，我从后排座位移到前排，不但更能听准前线战士们英勇奋斗的故事，而且还可端详一下演讲者的风貌：是个高矮适中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整洁的普通军装。看来肉很多，但并不见得肥胖，只是使人感到他非常结实。因为面部宽大，且又从不隐藏自己的愉快心情，他的眼睛似乎相当细小，一笑起来眼角上便布满了饱经风霜的皱纹。他的神态生动，但在开阔的嘴唇上却横着一撇浓黑的短胡。当它们闭阖着的时候那便显示出一种不可摧毁的信心。

他很会说故事，有他自己的方式、语汇，以及种种帮助听众了解故事的生动情节的奇妙手势。似乎只需把他那农

民型的大手随意一挥，你便可以理会一件事情的重要含意。但却又全都那么朴质，那么自然，没有丝毫做作，或者那种煞有介事的意味。一个真挚的人，既然是述说着他心里想说的人和事，而又衷心地爱着他们，那一切原是会自然流露出来的。对着这样的人你不该有隐瞒，因为他就断不会无缘无故地掩盖起自己。你也无须顾忌，因为纵有苛责，也早被他的厚重和亲切消释尽了。

这演讲的人就是贺龙将军。直到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见过五次，但我还不打算对我的第一印象加以删改，而且相反，我倒十分信赖我的眼力，我们最近一次的见面是在十一月十四日早上。是两天前约定的，算是一次正式访问。同去的有荒煤、其芳和我三个人。因为去不成前线，前者几天来心情欠佳，老是低眉皱眼的，这一天忽然开朗起来，瘦脸上有了一点所谓笑容了。前去拜贺龙将军一事显然已经救治了他的忧郁。

我们被接待在一间简单的窑式平房里面，屋子相当大，是主人的卧室；但是，除掉两张木板床外，临窗的大炕上还架着两个铺位，大约是和他的僚友共同住的。说得上陈设的：只有几张白木条凳，一张同样赤裸的方桌，方桌上的一把瓷茶壶和一只茶盅。我们就在这朴质的环境里呆了两个钟头，但走的时候却还觉得十分短促。我们更明白一般人喜欢同“贺胡子”接近的理由了。

他是湖南桑植人，共有六姊妹，自己行四，今年四十四岁。家庭是贫农，父亲相当能干，用自己的手养活全家

人。因为从父亲那里学到一点拳术，又生性豪爽，十六岁的时候他便以爱打抱不平而出名了。一个和孙中山先生相识的留日生，于是说服他加入了同盟会。他运动过绿营和防军，而最重要的是他曾经用湘西暴动来对抗过袁世凯的帝制。但他结局被人出卖。于是怀着愤怒，到湘边创造他那两把菜刀的故事去了。

他从二十二岁起便没有一天离过叶子烟，这一天躺在他手里的却是一只精巧的柚木烟斗。但也很少享受，有时刚刚才划燃一支火柴，便又被一个手势，或者一段有趣的谈话打断了。对于我们的询问，他是从不吝惜回答的。我们静静地谛听着，留心着他的手势。而最重要的是分享他的感情。一种真实谈话是不容人处在静观地位的。

他对于藏族地区的草地似乎很感兴会。并不多想，他便回答我们的问询道：

“草地并不坏，”他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什么矿产都有，一望几千里的平原，土很肥，麦子人多高，那个草啊！……”

他叹息一般地说了，眼睛半闭，似乎已经看见了那广阔无边的平原。接着他又兴高采烈地给我们描摹了一番草地里春天的景色，各种颜色的花草都有，“简直象花园一样。”他以为草地的荒凉是前清的大汉族主义造成的；而长征时给养困难的原因也就多在这里，因为藏族同胞总照例规避着汉人的军队。

“想来你们听说过的，”他给我们提出清朝汉官的罪

证，“赵屠户赵尔丰一杀就好几千，好几寨，因此有句俗语：蛮姑娘好找，汉官的差难当。”

他暂时沉默着，显出一种悲悯的神色，在他谈到日本人把他们的重伤兵抛在火里烧得惨叫的时候，他也曾表现过同样的表情。眼睛半闭，右眉向上蹙着，眼睑有点颤动。而眼角的皱纹也更多了。

但是，整个的说来，他对长征保有不少愉快的回忆。尤其是关于战斗方面，因为接受了长征经验的缘故，他们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军事上的困难。而那方法便是局部转移和沿途发动群众。

“你们想，”这时他站起来了，双手插在裤袋里面，“我们只有两个军团，而跟我们玩尾巴的却有八十几团人，两个侧面还有，……”

他扇了扇那支屈着的手臂来表示包围。

“但我们却沿途扩大自己的力量，”他继续说，“而且达到了目的；这简单得很：因为我们有决心打仗！”

他的声调听起来很轻松，从新坐下来了。但却微微改变了原来坐的姿势；两腿微微张开，搭向条凳的两端，脸上显出那种恰象跨上了一匹善走的小马的愉快神气。于是荒煤乘机问道：

“对于敌人，长征的经验八路军是否还有用呢？”

“不但有用，”他坚定而愉快地回答说：“而且更发挥了！”

据他解释，这个经验之能够发挥作用，由于现在有着比

从前更加优良的条件。因为那时候是国内战争，可以争取到的力量往往只能局限在工农群众，而目前的范围却扩展到全民族了。便是豪绅地主也可以动员他们为着一种神圣的职责而共同奋斗！

为了进一步取得教益，我们就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来了。在回答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同样坚决而又热烈，认为这“是我们打赢日本帝国主义唯一的武器。”而且认为华北做得最好。

“比如在冀中、绥远一带，”他从容而诚恳地列举着事实，“抗日的党派是很多的，有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在扳着指头念出五六个党派名称以后，他接着又继续道：“但大家都互相帮助，共同在抗日旗帜下打仗，没有什么戒心！”

“一点磨擦都没有过吗？”我们其中的一个问。

“可以说一点磨擦都没有！”

他满有自信地笑了，于是加添道：

“至少八路军没有过。八路军尊重政权，尊重友军。”

他说得很恳切，停了一会才又平静而慎重地举了两三个有关磨擦的例子。他是不大喜欢空洞的判断的。这些例子没有八路军的分，他们总是站在磨擦之上来作调人，希望大家接近。并且由于统一战线的发展，再加上这些调解，所谓磨擦也早成陈迹了。

“比如，就在我讲的那县分上，”这是他的举例之一，“有一次两位负责人各放一个县长去接事，互相冲突起来，

打伤十几个人！……”

自然，结局还是八路军调解好的。但他并不骄傲，倒是显出一种惋惜的神气。指责友人的错误在他看来并不是一件乐意的事。不但不乐意，有时就连他的话语也变得低沉而含混了。还带点困惑的微笑，似乎他正在伤害着别人一样。

在批评某某作家关于草地描写的时候，他的神情就是这样，但也仅仅说了这样一句：

“他写得不大好……”

因此，虽然并不是没有察觉到我们还想继续倾听下去，而且所讲的又是已经早被互相谅解代替了的磨擦，但好象有意规避似的，他把我们准备发问的节目单子拿上手了。一边浏览，一边自言自语：

“好，谈一谈对武汉失守后的感想。”

于是他把我们事先列出问题的拖单，依旧搁回那张赤裸的方桌上，用茶杯压好，然后来了一段简洁的开端。说明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中共六中全会不久就要公布，他们是曾经进行过深入的讨论的，并且一面已经打电给国民党最高当局。

这以后，他用一种决然态度发挥起他个人的见解来了。

“毫无疑问，”他微阖着嘴唇，向前方投了一个坚定的一瞥，“放弃武汉是很灵醒的，很见机的，在战略上是正确的。敌人想消灭我们的主力，找我们的主力，得到武汉却是空的，连铁钉子都被我们搬起走了！”

“我们也这样想，”我插嘴道，“不过有些地方似乎相

当骚动。”

“自然。”他微微蹙了一下眉头，“一般的讲起来我们是困难的。但我们可以渡过这个难关，可以用乡村去包围城市，使被占领的城市变成死城。我们是能够这样做的！”

他的态度愈来愈激昂了。这和他闲谈日常生活的亲切活泼恰好相反。在平常谈话中有时他的语调还很幽默。为了帮助给养，在长征期间他曾经提倡过钓鱼。他认为乌江河里的鱼顶好钓，无鳞，一尾有三五斤重。并且还犯不上准备什么合法的钓具。

“随便拿根竿子伸在岩洞边就会钓起来，”他巧妙地做着手势，“因为看都看得见啦。要是它不吃么，你用竹竿头对准它两戳，就上钩了。……”

说完时他的脸上现出含意很深的幽默的微笑。

然而，我们现在谈到的却是震撼人心的大事件，希望他活泼幽默是不成的；所以直到解释上面的论断的根据时，他这才逐渐平静下来。他说到中国的人口，土地，以及中国在经济上所具有的特点，而这些却正是保证我们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末后，他又从战局上和敌人的怯懦上来找论证，并且举例道：

“这样的事在晋西北是很多的，敌人一看见老百姓就敬个军礼，”接着就模仿日本兵的动作，“手这样比起——问有八路军没有？”

他平静而柔和地笑了。“但老百姓却是不怕八路军

的，岂止不怕，并且还用斗笠和草鞋来乔装成八路军的样子，跟着他们在救亡室里学习。而在大多数场合：便是他们的生活也是靠当地八路军的合作社解决的。一块钱普通只买三斤盐。合作社卖六斤。”

这一桩事贺龙将军特别满意，而在阔脸上立刻闪耀着那种善良的家长式的微笑了。他又扳着指头告诉我们所以价廉的理由，说：

“牲口是自己的，赶牲口的是兵，没有一分一厘的脚力钱，……”

“你喜欢和农民亲近么？”

我失悔我问得太蠢，但他马上大声回答我道：

“我本人就是农民！”

他半闭眼睛，满脸堆笑的站起来了。

“我本人就是农民，”他又重说了一遍。“到了今天我的生活还没有和农民脱离。过路碰见一个赶驴子的我也要谈几句。在前线上，哪里一站，老百姓便围拢来了。……”

他不赞成一般人看待农民的偏见。他认为农民并不蠢笨，目前华北许多青年群众领袖便大半是农民出身的。其实他个人的全部品格中就包含着不少农民的优良成分：朴实，亲切，并且热烈地爱好劳作。他在生活上照旧保持着若干农民的习惯，平常准在六点钟起床；而一有空闲便又立刻干起骑马、打枪种种体力活动来了。

“别人做的我一定去做，”他那样亲切地述说着自己的生活，“不管做不做得好，总比闲散起有意思些。……”